

以色列，除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政要去世後舉行國葬之外，其餘的人不論身份高低，也不論貧富貴，辦喪事都比較簡單，沒有辦喜事那樣複雜、繁瑣。

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的特聘律師迪納因心臟病突發不幸死亡，我作為大使館的政務參贊，代表大使館去參加了他的安葬儀式。按照死者家人的安排，我將在約定的時間直接到特拉維夫郊的一處公墓集合，向死者作最後告別，至於去公墓之前及下葬之後為死者舉行的一系列弔喪儀式，我不參加了。

我知道猶太人的宗教禮儀多，故在去之前大體了解了一下參加猶太人葬禮的有關習俗。猶太人重視死者肉身入土下葬，故不能火化，不用棺木，將遺體用包裹好安放到事前挖好的土穴中。我遵照當地習俗與死者的親友一起圍站在墓穴四周，將墓前的位置留給了死者家人。隨後屍體被放進土穴，我也和大家一起用手抓一把泥土放進墓穴，也有人則用小鏟子倒進去。我們看着公墓的工人將員向墓穴中填土，在此過程中當然死者的手和親好友難免傷心落淚。等墓穴被土壤滿定不隨死者家人到家中弔唁，故須在安葬現場向苦主告別。當時，我只說了「節哀保重」之類的話，卻不知道別時按猶太習俗還要講這樣一句話：願無所不在的神在錫安的哀悼者中安慰你。但我想我不是猶太人，又是第一次參加猶太人的喪葬儀式，哪能白這所有的規矩，因此沒有說這句話估計沒有太大關係，對方也會理解、諒解，不至責怪我。我講禮儀。據說，若到死者家中弔唁，進門前務必洗手，不然就是大不敬。弔唁時還要誦讀經文，與死者家人一起祈禱。當然，我沒有去，也就不需要遵守這些禮儀了。

事後我想，苦主所以不安排我到她家中弔唁，可能與我不是猶太人，不會明白他們的宗教禮儀，更不會哈經祈禱等情況有關。爲了大家方便，我作爲中國大使館的代表，禮節性地出席一下安葬儀式就可以了。

猶太人也重視入土爲安和落葉歸根。安葬完死者後，親人要服喪七天，不洗臉、不修面，坐在地上接待弔唁者。親朋好友也可在報紙上刊登慰亡靈。

猶太人非常重視人死後的屍體，認爲屍體是一具靈魂的載體，必須受到尊敬和妥善處理。他們也十分重視入土爲安，屍體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埋葬掉，即使死囚也不能暴屍過夜。

流散在外的許多猶太人都希望喪葬人通常不獻花，而是在墓上放一塊小石子。死者過周年時，家人要點燃象徵生命之火的大蠟燭，悼念死者修築石墓，但沒有雕像和裝飾。去墓前弔唁的一，即死後將屍體運回以色列安葬，但客觀上很難做到。鑑於耶路撒冷老城南面的錫安山上有猶太衛王的聖墓，猶太人只奉神明，所以許多死者的家人就設法從錫安山上取來一小包泥土，再將這包泥土放進死者的墓穴裡，這樣既可表示已回到故鄉安葬，又可表明最後安息在聖潔的土地上。

猶太人除生活在以色列外，還有許多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的猶太人，因所處環境不同，其喪葬儀式既有共同之處，也有各自的特色和做法。

猶太人「視死如歸」

猶太教不僅教育猶太人「視死如歸」，而且要求活人預先思考其死亡問題，並爲有一天死後做諸如留下道德遺書、進行機械禱告等相關準備。留下道德遺書就是人去世前給後人寫一封信，信中闡明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並表達自己對後代的期望。傳說這個傳統源自猶太祖先雅各臨終前向兒子祝福並留下遺言的故事。

在以色列各地，人們看不到豪華的陵墓，但在耶路撒冷的赫茨爾山和橄欖山上，卻能看到一些特殊的陵墓，即安葬名人的公墓，舉行紀念儀式以及猶太教徒祈禱的地方。

## 肉身入土的猶太喪葬習俗

陳來元

域外漫筆

葉歸根

在以色列，除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政要去世後舉行國葬之外，其餘的人不論身份高低，也不論貧富貴，辦喪事都比較簡單，沒有辦喜事那樣複雜、繁瑣。

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的特聘律師迪納因心臟病突發不幸死亡，我作為大使館的政務參贊，代表大使館去參加了他的安葬儀式。按照死者家人的安排，我將在約定的時間直接到特拉維夫郊的一處公墓集合，向死者作最後告別，至於去公墓之前及下葬之後為死者舉行的一系列弔喪儀式，我不參加了。

我知道猶太人的宗教禮儀多，故在去之前大體了解了一下參加猶太人葬禮的有關習俗。猶太人重視死者肉身入土下葬，故不能火化，不用棺木，將遺體用包裹好安放到事前挖好的土穴中。我遵照當地習俗與死者的親友一起圍站在墓穴四周，將墓前的位置留給了死者家人。隨後屍體被放進土穴，我也和大家一起用手抓一把泥土放進墓穴，也有人則用小鏟子倒進去。我們看着公墓的工人將員向墓穴中填土，在此過程中當然死者的手和親好友難免傷心落淚。等墓穴被土壤滿定不隨死者家人到家中弔唁，故須在安葬現場向苦主告別。當時，我只說了「節哀保重」之類的話，卻不知道別時按猶太習俗還要講這樣一句話：願無所不在的神在錫安的哀悼者中安慰你。但我想我不是猶太人，又是第一次參加猶太人的喪葬儀式，哪能白這所有的規矩，因此沒有說這句話估計沒有太大關係，對方也會理解、諒解，不至責怪我。我講禮儀。據說，若到死者家中弔唁，進門前務必洗手，不然就是大不敬。弔唁時還要誦讀經文，與死者家人一起祈禱。當然，我沒有去，也就不需要遵守這些禮儀了。

事後我想，苦主所以不安排我到她家中弔唁，可能與我不是猶太人，不會明白他們的宗教禮儀，更不會哈經祈禱等情況有關。爲了大家方便，我作爲中國大使館的代表，禮節性地出席一下安葬儀式就可以了。

猶太人也重視入土爲安和落葉歸根。安葬完死者後，親人要服喪七天，不洗臉、不修面，坐在地上接待弔唁者。親朋好友也可在報紙上刊登慰亡靈。

猶太人非常重視人死後的屍體，認爲屍體是一具靈魂的載體，必須受到尊敬和妥善處理。他們也十分重視入土爲安，屍體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埋葬掉，即使死囚也不能暴屍過夜。

流散在外的許多猶太人都希望喪葬人通常不獻花，而是在墓上放一塊小石子。死者過周年時，家人要點燃象徵生命之火的大蠟燭，悼念死者修築石墓，但沒有雕像和裝飾。去墓前弔唁的一，即死後將屍體運回以色列安葬，但客觀上很難做到。鑑於耶路撒冷老城南面的錫安山上有猶太衛王的聖墓，猶太人只奉神明，所以許多死者的家人就設法從錫安山上取來一小包泥土，再將這包泥土放進死者的墓穴裡，這樣既可表示已回到故鄉安葬，又可表明最後安息在聖潔的土地上。

猶太人除生活在以色列外，還有許多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的猶太人，因所處環境不同，其喪葬儀式既有共同之處，也有各自的特色和做法。

猶太人「視死如歸」

中華文化的擺渡人



讓世界了解中國，當然可以通過水餃、湯圓、舞龍、舞獅、中國畫、瓷器、少林功夫、太極拳等，但更緊要的是要有一批深諳中國韻味、號準中國脈搏的有心人在文化交流中充當「擺渡人」。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它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其生命力來自獨特的內部結構。漢字形音義三位一體，在形音義之中，表意是它的主體功能。穩定的形、義使它超越了標音能力的缺陷；儘管古今漢語和南北方言語音有許多不同，人們卻能超越時空「由文知義」，使得隔代的人可以共享書面閱讀，異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溝通。雖然有些中國少數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但漢字組成的書面語，仍被大家尊爲共同的文化載體。

瑞典的漢學家高本漢早在九十年前就說過：「這個文字是中國人精神創造力的產品，並不是從其他民族借來的；漢字書體美麗可愛，所以中國人常用其作爲藝術的裝飾品。而且學習漢字也並不見得怎麼繁難：只需熟悉了幾百個的單體字，就得到了各種合體字裡所包含的分子。」如果說，中國當代學者周有光是精通世界文字發展史之後，對自己的文字有堅定的「自知之明」，高本漢便是深刻理解中國文化之後的「旁觀者清」了。法國教育部現任的漢語總督學法國人白樂桑也是個漢語漢字迷。他一九五〇年出生，一九七三年來到北京留學。他說過，漢字是藝術，一見到它就被吸引住了，並且揮之不去。他認爲學好漢字可以更快更好地學習漢語，編了一系列通過常用漢字學漢語的好教材，多年來成爲歐洲最流行的漢語課本。

我國學者馮友蘭（一八九五至一九九〇），他先在北京大學學習哲學，繼而去美國深造，一九四四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回國從教二十年後，再赴美國讀書。一九四七年他將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講課的英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書在美國出版。一九八五年，馮的學生涂又光據英文本譯爲中文，由北大出版。這一本面向世界的中國哲學讀本，深刻精當，妙語連珠。「中國哲學家的言論、著作富於暗示之處，簡直是無法翻譯的。只讀譯文的人，就丟掉了它的暗示；這就意味着丟掉了許多。」「說西方侵略東方，這種說法並不準確。事實上，正是現代侵略中世紀，要生存在現代世界裡，中國必須現代化。」「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是因爲他們習慣於從天下即世界的範圍看問題。」

竊以爲，中國人讀這本書，不但可以追溯祖先，更有利於來觀照當下和展望未來。這本最初用英文寫的書，原本是面向外國讀者的，絕非誇大其詞，外國人不讀此書，恐怕難以從骨子裡了解一個完整的中國。順便賀操心一次——奧巴馬總統說美國還要領導世界一百年，這種自信，值得尊重。不曉得他讀過馮先生寫的這本不厚的英文書麼？他若讀了此書，一定會對大洋彼岸的居民有進一步的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抑或會超乎其想像，馮著珠圓玉潤的文字一定會滋潤他豪情萬丈的心田。